我演真牡丹

曹会芳

(新郑市豫剧团,河南 新郑 451100)

在中国戏曲的演出剧目中,神话题材的戏曲剧目颇受观众的欢迎,如:京剧《孙悟空大闹天空》、《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八仙过海》、《泗州城》、《白蛇传》,豫剧《女儿国》、《西湖公主》、《追鱼》、《宝莲灯》、《白莲仙子》、《张羽煮海》,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等等。这些剧目为什么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呢?我想,还是这些演出剧目是借助神话传说来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来表达人们的美好生活愿望,来控诉最高统治者和执行者对生活在底层人们的压迫与剥削,来讴歌人们对美好爱情的不懈追求,来揭露封建统治者利用封建制度反对爱情自由的罪恶本质。

我们新郑市豫剧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排演了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改编的神话豫剧《追鱼》。这部戏一经排演,风靡了整个河南,几十年来成为我团的保留剧目。每到一个地方去演出,这部戏必定是打炮戏。至如今,演员已经换了几批,可是观众对这部戏的热情与认同依然不减。与上几代演员相比,我们这批演员更有亮点。那就是,我的双胞胎姐姐曹会敏在戏中饰演假牡丹,我饰演真牡丹。我们姐妹两个一样的扮相、一样的声音、一样的身高、一样的体型,常常让观众分不出哪个是真牡丹,哪个是假牡丹,哪个是姐姐曹会敏,哪个是妹妹曹会芳,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演出剧目,获得了一个十分热烈火爆的舞台演出效果。说句实话,对于这个真牡丹,我也不喜欢,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演员来讲,只能服从大局,听从导演的安排,认真饰演自己所塑造的角色,通过反面典型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起到戏曲艺术“寓教于乐”的功能。

我是这样认识真牡丹的:她的真名叫金牡丹,生长在一个宰相家中,从小受到的是封建礼教的教育,她完全是一个积极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千金大小姐,她是封建伦理观念的宣扬着与践行者。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儿,自幼宛若掌上明珠一般,受到父母的千般呵护,形成了养尊处优、骄奢成性的品行。她追求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品质,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玉马金堂式的生活;她渴望得到的是门当户对的第一流的风风光光、排排场场、令人羡慕嫉妒的婚姻;正因为她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所以她绝对听从父母的安排,坚决要与已经落难的张珍断绝早已定下的姻缘,她对张珍十分厌恶,没有丝毫的同情。在这部戏中真牡丹应该是一个坏牡丹,不讨观众喜欢的角色,是一个反面角色的典型代表。她与鲤鱼精变幻成的假牡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了这部戏中被观众施以道德批判的对象之一。

在豫剧神话戏《追鱼》中,第一场首先出现的是张珍与假牡丹,这样就为真牡丹的

出场做好了铺垫。第二场“赏花”,是真牡丹的第一次出场。金牡丹出生于富贵之家,所以她的衣着扮相是那么高贵典雅,她的神情与举止又是那么傲慢与娇气。金宠与夫人、女儿一起上场到花园赏花。我饰演的金牡丹格外显得耀眼与妖艳。在看到满园怒放的梅花时,自然是心高气傲、心情舒畅,娇滴滴地唱道:“这一枝含苞欲放多娇艳,那一枝玉蕊独放随风摆。”在演唱中配以娇媚的神情与婀娜的身段,将金牡丹那心比天高的贵族千金大小姐的心境呈现在舞台上。当家院提出要丞相金宠请来姑爷张珍一同到花园吟诗时,“我”的脸上立即晴转多云再转阴,本来正在赏花的兴头上,却突然听到了“张珍”两个字,忽然联想到自己与这个已经没落的穷书生之间的婚姻还没有解除,就十分地不悦,心中好像吃了苍蝇一般难受。金夫人见到“我”阴沉着个脸、低着头、噘着小嘴,心里气鼓鼓地的那个样子,就对金宠说道:“相爷,你看咱那女儿还在为那一穷酸生气呀——”,从金夫人之口将真牡丹那嫌贫爱富的丑恶嘴脸与唯权势与门第论的肮脏灵魂给表现了出来。当两个小丫鬟指着梅花说《红梅记》中的故事和人物时,“我”很不耐烦,很看不起这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仆,她们懂什么,竟敢在主子的面前卖弄学识,好不令人生气。“我”气呼呼地对两个丫鬟说道:“嗯!女孩之家哪里看来那么多书,还不与我退下!”我把金牡丹那大小姐的脾气和派头表现了出来。并且,傲慢地说道:“以后再也不许看那些坏戏了!”一个“坏”字就把真牡丹作为封建社会的受益者维护封建社会的立场给表现了出来。当张珍来到花园,把真牡丹当做每日幽会的假牡丹时,真牡丹横眉冷对地指责道:“你是哪个?为何闯入相府花园?”真牡丹听不懂张珍的意思,气狠狠地说道:“你与我住口!哪个约你前来?分明是贼!”丫环说这就是张相公,“我”此时心中十分恼怒,对眼前的这个落魄的男子很是厌恶,丫环的话已经实在听不下去了,所以开始发起大小姐的脾气大声呼唤着父母前来抓贼。当金夫人、金宠到来时,“我”更加起劲,也更想趁着这个节骨眼上将张珍赶走,断了这门亲事。于是,气呼呼地说道:“爹爹,母亲!不知哪里来的狂徒,说与女儿在花园相会,分明是调戏与我,爹爹母亲将他赶了出去!”当确定来人就是张珍时,“我”的气更大了,哭着对爹娘说道:“爹爹母亲,与女儿做主啊!”

第四场“闹府”,假牡丹与张珍观灯被抓回金府,真假牡丹初次相遇,互相指责对方为假,金丞相夫妇也难辨真假。“我”正在绣楼上为爹爹将张珍赶走而暗自高兴呢,忽然闯进来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子,并

且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金牡丹。“我”顿时想起了张珍在花园“调戏”自己说的话,感觉到眼前这个冒充自己的人一定是和张珍约会的人,一定是一个妖怪。所以,“我”强拉着假牡丹的手直冲上堂,大喊“你是妖怪”,无奈假牡丹也在对着“我”喊“你是妖怪。”当真假牡丹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并且是手拉着手,观众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真牡丹,哪个是假牡丹,哪个好,哪个坏了,因为我和姐姐一模一样的扮相谁也分不清楚。这样,台上台下就炸开了锅了,观众是在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戏一边还在猜哪个真哪个假呢。当看到爹爹母亲也辨认不出时,“我”的心很焦虑,急切地说道:“爹爹,儿是牡丹!”爹爹果真辨认不出来,“我”的心更急了,连忙对母亲呼喊着:“母亲!儿是牡丹!”母亲也是辨认不出来,“我”就与假牡丹争吵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是假、辨明自己是真,并且气恼地唱道:“谁是假谁是真,生身爹娘也难分——有朝查出你真行,管保叫你命难存!”

第六场“断双娇”,也是真牡丹的最后一次出场。这一场戏可以说这部戏的高潮所在,两个老包,一假一真;两个牡丹,一假一真;这场戏热闹地不得了。两个女儿还没分出真假,又来了两个老包,更是叫金宠糊涂了。一假一真两个老包坐在大堂上,一假一真两个牡丹跪在大堂上,这个舞台场面真是好不壮观,好不独特,还好不气派。戏好看,也展示了我们新郑市豫剧较为整齐的阵容。当真假老包一同说道:“不要啼哭,慢慢的讲来!”作为真牡丹,此时心情十分激动,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样,盼来了老包,迫切地希望老包能够查明真相,惩治兴风作浪的妖怪。因此,“我”是急于表白自己的身世,所以在演唱时,眼神和表情是含着怨恨与委屈的,是真实地在表述一个嫌贫爱富的相府大小姐的明确态度,与假牡丹的处处掩饰形成了对比。因此,“我”是在真切地表白性地在演唱:“我本是相府一千金-----与奴家一样衣衫一样裙-----望大人明镜高悬判假真。”真老包心生一计,呵斥道:“把张珍秀才革去,拉出去重责四十!”此时,假牡丹心生不忍,急忙去护张珍。“我”则洋洋得意,毫不怜悯,心中想早该将这个纠缠自己的穷书生革去秀才,再加以酷刑惩罚了,是他让自己真假难辨,是他让自己无端蒙羞受辱,这样的穷书生真是打死活该,总算为了出了气,正了名。也正是真包公的这一做法,判断出了哪个是真牡丹,哪个是假牡丹,也让观众明白了假牡丹才是有情有义的好姑娘,真牡丹是无情无义、嫌贫爱富、心肠狠毒的坏女孩。当戏演到这个时候,激动的观众纷纷站起来,对着我指责道:“真牡丹,你太坏啦!”我想,戏演到这个份上,也就够了。